

金庸著

章施大吃一驚，沒料到這小和尚有鼻息。此剛烈，才從溫柔鄉中回來，便圖自盡，伸了傷他拉起，一摸之下，幸好尚有鼻息。但頭頂已被搔破一洞，汨汨流血，忙替他裏好，將傷，裹以一枚「九轉龍蛇丸」的療傷聖藥。罵道：「若不是你體內已有北溟真氣，這一撞已送了你的小命。」虛竹垂淚道：「小僧罪孽深重，害人害己，再也不能做人了。」

章施道：「嘿，要是每個和尚犯戒都圖自盡，天下還有幾個活着的和尚。」虛竹一怔，想起自戕性命，乃是佛門大戒，自己憤欲之下，竟又是犯了一戒，他倚在冰塊之上，渾沒了主意，腦中一面自責，一面却又不自禁的想起那個少女來，適才種種溫柔旖旎之事，綿綿不絕的湧上心頭，突然問道：「那……那位姑娘，她是誰？」章施哈哈一笑，道：「這位姑娘今年一十七歲，端麗秀雅，無雙無對。」

適才黑暗之中，盧竹看不到那少女的半分容貌，但肌膚相接，柔音入耳，想像起來，也必是個十分容色的美女，聽童妮說她「端麗秀雅，無雙無對」，不由得心長嘆了口氣。這是個笑話道：「你想她不想？」盧竹全在迷迷糊糊中不敢說謊，却又不得不承其事，只得又嘆了一口氣。此後的幾個時辰，盧竹全在迷迷糊糊中過去。童妮再拿鴿鵒魚肉之類葷食放在他的面前，盧竹起了自暴自棄之心，尋思：「我已成佛門罪人，既拜入了別派門下，又犯了殺戒、色戒，還成甚麼佛門弟子？」拿起鴿肉便吃，只是食而不知其味，怔怔的又流淚下淚來。他哈哈笑道：「一率性而行，是謂真人，這才是個好小子呢。」再過兩個時辰，童妮竟又要將那鹹澁少女用毛氈裹了來，送入他的懷中，自行走上第二層冰窖，讓他三人留在第三層窖中，那少女幽幽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又做這怪夢了，真叫我又害怕，又是喜歡。」又是：又是怎樣？」盧竹道：「那少女抱着我的頸頸，柔聲道：「又是喜

合時瓜菜種子
台灣五磅罐頭半開竹筍
台灣五磅罐頭竹筍絲
台灣五磅罐頭馬蹄成個
台灣五磅罐頭馬蹄片
台灣五磅罐頭馬蹄粒
台灣廿安罐頭荔枝
台灣十二安罐頭魚
自浸藥材海狗鞭酒
▲零沽批發。無任歡迎▲